

◎盛世华光

追逐绚丽梦想

蒋 巍

从时光里偷一片绚丽

大年夜，在贵州大三线的厂区，一个小女孩蹲下来，用火柴点燃了一枚鞭炮，然后捂着耳朵快速跑开，轰地一声脆响，五彩缤纷的礼花在夜空中灿然开放……

她就是童年时候的陈月巧。陈月巧对艺术的热爱，是从夏天的一只蝴蝶和升空的礼花开始的。那以后，她一直走在时间之外，走在自己的兴趣里，很安静很专心。身影摇曳得很长，从山这边到山那边。20多年过去，蓦然回首，这份热爱为她织就了一个广阔而绚丽的梦幻殿堂。世界与她无关时，便静坐一旁，清秀、温婉、微笑，与月光轻声细语。世界进入她的视野时，热情、敏感、果决，拿着手机霸气十足地吩咐助手去办各种事。

在贵州，一位友人再三鼓动我去参观一下陈月巧办的个人收藏博物馆，就这样我认识了陈月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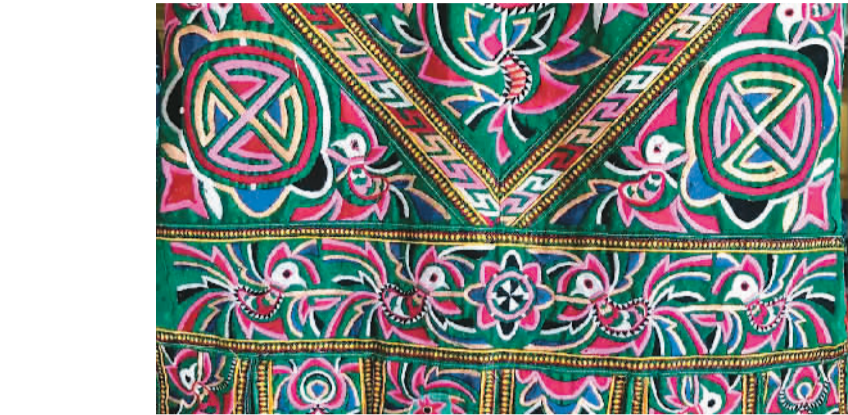
陈月巧生在遵义大山深处的航天基地。父亲生于广西柳州的壮族之乡，当过工程兵。陈月巧在家中排行老三。邻居家有一位绣娘，一手好针线活，让巧儿分外着迷，放学后做完功课便跑到邻家，看那位阿姨飞针走线。今天还是五颜六色的彩线团，过个十几天就变成翻飞蝴蝶、戏水鸳鸯、荷花绿叶，让巧儿看得心醉神迷。一个夏天的日子，妈妈到处喊7岁的巧儿回家吃饭，最后终于在楼后的山坡上找到她，只见她静静卧在草地上，小手捧着一束花。妈妈问她做什么？巧儿说，我在等蝴蝶，等它落到我的花上，我就把它带回家，让阿姨照着它的样子绣出来。妈妈笑了，说你该跟阿姨学学手艺，以后自己就能把漂亮的蝴蝶绣出来了。后来，蝴蝶没等到，却等到她至今无法忘怀的彩色梦。她说：“妈妈的话启发了我，我感觉，我一生的梦想就是等一只蝴蝶。”

也许是壮族基因决定了陈月巧的爱好，她很快成了心灵手巧的小绣女。高考时她考进了贵州师范大学。陈月巧天生有语言才能，大二时英语就过了六级。陈月巧利用课余时间当家庭教师，赚来课时费，但她从不买什么大牌和奢侈品，几件普普通通的T恤和衣裤来回换。卡里的积累越来越多，但她从未想将来究竟做什么。她的青春就像一只蝴蝶，漫无目的地飞来飞去，还不知落在什么地方。青春么，就是用来梦想和等待的。

穿在身上的神话

改革开放后，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来中国观光的很多，贵州尤其多。他们的主要目的，就是到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观光，再买点当地绣品带回家。陈月巧是出色的英语翻译，一传十十传百，她成了最忙的非专职导游兼导购。作为从小跟着邻居阿姨学手艺的绣女，她的鉴赏目光和提供的参考意见当然是很专业的。哪些是一流的精品？哪些是独具特色的？哪些是真正手工绣制的？她都能给出很权威的判断，自然深受外国人的嘉许和欢迎。通过不断地进村入寨，不断地比对品评，少数民族绣娘们绣制的衣物、挂毯和饰品，犹如绚丽的艺术海洋，渐渐在陈月巧眼前展开。也许，这就是她一直等待的蝴蝶梦。

少数民族五彩缤纷的服饰，是一个神秘而独特的无语世界，但一针一线都有情有有意有声音。回望岁月深处，中华民族的文明之花早早开放，皇室贵胄和那些富有者皆以衣饰高贵华丽为美，《尚书》中就有“衣画而裳绣”的记载。到了“万国来朝”的大唐盛世，衣饰更趋华美。到北宋年间，民生艰难，民间服饰便渐渐走了简朴的路子。不过，西南的少数民族服饰却与中原背道而驰，愈来愈花样迭出、鲜艳夺目。尤其在生活在云贵高原上的各族同胞，许多男人以做玉雕、银饰为生，女人从懂事起就跟着母亲学刺绣，用十几年的工夫为自己准备嫁妆。通



过一代代的传承、发展和创新，民间绣品愈来愈美妙、精致、华丽，一些独创针法甚至只传亲女、不传外人。每逢传统节日，姑娘们“全副武装”，从头到脚装饰起来，像一朵朵摇曳多姿的鲜花盛开在山寨里。山里是那样封闭，少数民族女性服饰怎么会演进发展得愈来愈绚丽多彩？这似乎是一个谜，一个穿在身上的神话。

我以为，这大概与大多数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有很大的关系。盖因没有文字，他们便为本民族创造了两部“史书”：一部是世代口口相传的民族史诗和民歌，另一部就是他们独具特色而又复杂神秘的服饰。服饰上的那些奇奇怪怪的符号、图案，那些夸张变形的飞禽走兽、花鸟虫鱼，有的是数千年来流传下来的部落图腾，有的出自他们天然的唯美意识，有的则可能是他们为印证同祖同宗、进行交流而留下的语言符号。所有的符号和图案，组成了一部“天书”，很可能深藏着天、地、人、神、鬼、仙相互沟通的密码，暗示着他们的历史、文化和心灵倾诉，记录着他们曾经的荣耀与苦难、战争与迁徙，每个图案或许都深藏着一个已经远去的故事。

陈月巧说，绣品就是少数民族的血脉和心语。多少次陪着外国人进村入寨，陈月巧惊讶地发现，在与村民讨价还价的过程中，外国人完全用不着翻译。这证明了文化越是民族的，越是世界的；越是历史的，越是未来的。尽管语言不通，但外国人和村民都懂得这些绣品的意蕴和价值，双方打几个手势，生意就可能成交了。

走的地方多了，陈月巧看到一些古老而精美的绣品被外国人如获至宝地买走，她不由地暗暗感到心痛。中外文化交流当然是有益的相互补充和滋养，但见到一件件珍贵绣品被美元或欧元收走，她还是感到心痛和遗憾。这本来就是她从小以来的爱好，已经深入骨髓。她想到，与其让外国人买走，不如自己买。于是，她开始一件一件地买绣品、买衣服、买银饰，渐渐地不可自拔，更加如痴如狂地买。随着她的钻研越来越深，眼界越来越宽，兴趣越来越广，只要见到古旧东西她就忍不住要买；院外放的老磨盘，墙边歪着的老水缸，吊脚楼的木格窗，老奶奶用的背娃兜，村姑用的花腰带，蜡染或织锦的老被面，上百年的小供桌和旧宫灯……她甚至先后买了5栋山寨里的古木老宅，可惜如今只剩了两栋，其余的被拆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陈月巧到贵阳中医学院当了英语老师，所有收入都变成了她珍存的绣品和藏品。积蓄不够用了，她便帮着家人打理生意，居然也做得风生水起，当然也经历了诸多的艰难坎坷，唯一能让她支撑下来的，就是少女时代那个美丽的“蝴蝶梦”。只要钱到手，立刻变成了大山深处、上百村寨里的绣品和衣饰。陈月巧说：“不仅因为喜爱，更是为了抢救！”

10多年，她带上司机、助手和向导，走遍了贵州省各个州市，翻山越岭进入数百个村寨，有些村寨不只去过三次、五次。遇到贫困家庭、有病的村民、生活负担太重的绣娘、不能上学的孩子，她就多掏几百甚至上

千元，给予帮助。

在一个布依族村寨，她发现了一个老水缸，是由一块完整石头雕琢出来的。她喜欢得不行，立即掏了1000元买下，又用5000元的运费拉回贵阳，然后特地给那家运去一口新水缸。一颗善良而柔软的心，其实也在默默做着扶贫帮弱的事情。

在贵州，进村入寨的路大都挂在悬崖峭壁上。有一次遇上命悬一线的车祸，陈月巧和伙伴们缩在车里等了一整夜，等警察前来救援。警察天亮后终于找到她们。

收购、抢救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家里放不下了。好在那些年贵阳的房价还很低，陈月巧特意买了一套商品房和一大堆木箱木柜，也不装修，买回东西就塞进去，一直顶到天花板。父母看在眼里，连连摇头哀叹：“咱家三姑娘走火入魔了。”

那些年陈月巧一个劲地买，见了好绣品、老物件就走不动道儿。她渐渐名声远播，成了贵州省有名的收藏家，全省各地都有她交下的好友和“带路人”。陈月巧傲娇地说：“什么名号我都不在乎，反正我肯定是贵州搞少数民族服饰收藏的第一代领军人，当然还要加个‘之一’。”

最大的“露天博物馆”

2015年10月，北京798艺术博览区举办一个国际艺术节，邀请贵阳前往设展。展什么呢？市领导犯了愁。文化部门举荐说，有个陈月巧老师搞了不少民间收藏，可以交给她办。巧儿翻箱倒柜，挑出50件绚丽的苗族服饰，做好文字说明，然后带上她的几个帮手奔赴北京798，下榻后立即昼夜兼程搞设计、做展架、摆展品。展出后一炮打响，观者如潮，第二天就上了央视新闻和各大媒体，举办方还发给她一个“2015北京798国际艺术节突出贡献奖”。

紧接着，陈月巧应央视之邀，到北京服装学院参加央视纪录片《衣锦中国》开机仪式，还组织模特为全校师生做了一次精彩纷呈的真人秀服饰艺术展。这场真人秀引起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关注，又邀请陈月巧到北京艺术博物馆举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展出。

考虑到陈月巧对宣传贵州地域文化做出的贡献，贵阳市领导出面协调房地产企业，为陈月巧提供了一个1600平方米的展示中心，可免费使用5年。她大喜过望，把自己的所有藏品全部收拾整理了一遍，挑出其中最珍贵最具代表性的张挂起来。2016年4月12日，贵阳第一家民办的“五彩黔艺博物馆”闪亮登场，向观众免费开放。整个馆藏全部是陈月巧从贵州村寨“淘”来的，还有从云南、四川、广西、海南等地收购来的，共有苗族、彝族、瑶族、侗族、白族、畲族、水族、布依族、土家族等各少数民族多支系的精美服饰3000余套，精品背扇2000余张，精美绣片20000余张，还不算那些数以千计的器皿、石雕、木雕、竹雕、编织品等各类古物。这是一个庞大而惊人的数字，代表了陈月巧青春年华的每一天。

丹寨县一带的苗族支系自称“嘎闹”，意为“鸟的部落”，鸟即是他们崇拜的图腾。大唐时候，该地苗族首领谢元琛曾率领一个庞

大的表演团队，远赴长安晋谒唐太宗。其精彩绝伦的歌舞演出和彩绣服饰令太宗赞叹不已，特命宫廷大画师阎立德把他们的盛装画下来，史称“卉服鸟章”。这种礼拜性的服饰用彩线绣有各种鸟的造型和花卉图案，色彩斑斓华美，银丝细密精致，衣襟下边缝有一圈鸟羽。它作为一种“法器”，只有在宗教仪式和盛大的节日才穿戴出来。近些年因为现代生活的冲击和中外人士收购，学艺的年轻人少了，成衣也极为少见了。还好，我在陈月巧的“五彩黔艺博物馆”见到两件，是她专门到丹寨县一个山乡收来的。

历经近20年，陈月巧从历史时光中偷出一片绚丽，化为万千云朵，也让她的青春年华与历史同在，光芒四射。这就是抢救的意义。

如今，陈月巧的博物馆已经成为展示贵州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一个宝库。开馆以来，前来参观的游客近十万众，包括多国的元首夫人和高级官员。

中国有四大名绣，即苏绣、湘绣、蜀绣、粤绣。陈月巧历经千辛万苦，把各少数民族的精美绣品收集起来，展示给国人和世界，我们蓦然发现，其实还有黔绣，以其独特的神秘性和艺术性，亦称得上中华一绝。多年来，通过邀请，巧儿带着她的服饰展览先后去过德国、捷克、丹麦、瑞士、俄罗斯、墨西哥、马耳他等国家，所到之处深受观众和专业人士好评，扩大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贵州少数民族艺术的影响。

漫谈中，她突然冒出一句惊人之语：应该把贵州建成最大的“露天博物馆”！

是啊！贵州处处是山水美景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全省人民遵循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，坚守生态、发展两条底线，大力恢复植被，广种林果园木花卉，成成千上万的老村老寨“化腐朽为神奇”，变成风情小镇和美丽乡村。采访途中，乡村里的“农家乐”和“乡愁馆”比比皆是，里面珍存的古老的生活生产器具，大都是现今的年轻人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。漫步其间，或平添赏心悦目之雅兴，或引发抚今追昔之幽情。

一个夏日，我和陈月巧从贵阳出发，驱车近5个小时，翻山越岭抵达黔东南州台江县的长滩村。这是一个古香古色、依山而居的千年苗寨，村边有一条清澈透明的巴拉河。村口长长的凉棚下，放着两条近10米长的独木龙舟，那乌黑的颜色也是罕见文物了。村主任熊庆来是个黝黑的中年汉子，他告诉我，每年盛夏这里都会举行盛大的龙舟比赛，周边各县各乡镇都有来参赛的，河两岸观者如潮，私家车挤得满满登登，比过年还热闹。

我问“长滩”村名是什么意思？熊庆来说，“长滩”在当地苗语中意为“天梯”，相传远古时候这里有一座直入云霄的天梯，每逢宫雨，周边的村民都争先恐后爬上天梯去看天官里的热闹，有一次因为人太多了，天梯压断了，一些人只好留在这里繁衍生息，从而形成了长滩村。据说美丽的苗族女神仰阿莎便出生在这里，她教会了长滩女性织布绣衣，从此代代相传，造就了名扬四方的“长滩绣品”，长滩村因此被命名为贵州省“特色村寨”之一。我们进村入户走了几家，家家堂屋前都有一两位中老年苗族妇女，坐在竹凳上飞针走线、埋头刺绣。手中的绷子上，或是鸳鸯戏水，或是飞禽走兽，或是多彩花卉，真是多姿多彩，绚丽无比。陈月巧显然又激动了，小小的个子，举着一架沉重的长镜头相机，或蹲或跪，时而给绣娘拍近照，时而给绣品拍特写，不时认真地问问一些少见的技艺，再拿小本记记。瞧着她满头大汗的样子，我完全能想象到，她把自己的青春年华，完全融入了这些美丽非凡的绣品和它们所代表的历史。

我注意到村里的绣娘大半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婆婆。不少年轻的女孩衣着时尚，对祖辈的传统手艺却不感兴趣。我由此更真切地意识到，陈月巧的收藏真的不是在“抢救”了水。



一尊活灵活现的苏东坡坐像立在浅池上。只见他左腿盘起，右腿撑地，左手拄着一块巨石，右手搭于右膝，身子向左倾斜，面容含笑遥望远方。苏轼一生足迹遍布天涯海角，他艰难的人生经历反而成为了艺术创作的磨刀石，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前后《赤壁赋》的千古绝唱。人们多以《定风波》认识他旷达超脱的精神境界，他的天资学识与磨难的锤炼塑造了他的品格，在诗词中可以窥得一二。“东风知我欲山行，吹断檐间积雨声”“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”“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，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，是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与佛道两家碰撞的产物。苏东坡的精神境界与品格，使他纵使被贬儋州，并未如诗中所写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，仍然效法中原文化，鼓励发展生产。

斯人已逝，精神长存。

远在异乡 遇故人

黄宗之（美国）

今年5月，我去了一趟法国南部Salleles D Aude 小镇，在蓝窗民宿参加一个华文作家笔会。

蓝窗民宿离华人聚居的城市很远，为给参加活动的50来位华文作家、文友提供中餐、晚餐，民宿主人特地聘请了一位巴黎的华人主厨施老师。我听说，厨房里所有烹调酱料、调味品全是她从巴黎买来的。就连蒸包子、馒头的大蒸锅也是这位大厨扛手提、辛辛苦苦搬来法国的。

有一天，我走进厨房拿东西，一看，这位大厨施老师竟是上了年纪的老人。她正站在煤气炉灶边，从燃着火焰的炉灶上端起一口巨大的三层铝合金蒸锅，试图把蒸锅移到旁边的炉头上。她的衣袖差一点被火焰点着，我急忙走过去阻止她，帮她把蒸锅端下灶台后，并按她的嘱咐，把一口装满汤的锅子移到火炉上加热。当我干完后，她用衣袖擦去脸上的汗珠，两眼流露出疲惫、带有歉意的眼神，对我说了声谢谢。

那天晚上，我总是睡不着，脑海里不时冒出施老师那令人难忘的眼神。我心想，逢年过节，我家里接待宾客，烹调够10来人吃的菜，我都感到累了；餐后，由妻子清扫桌上残局，洗洁碗筷。而这位看似年纪比我大10多岁的施老师，要给50来人每日至少做早晚两顿，虽然偶有一两位义工帮厨，但她怎能挺得住？我担心她万一累倒、累垮，没人再给大伙做饭吃不说，我们心里也会难安呀。我当晚决定，以后尽量抽空去厨房帮忙，给施老师替替手，让她喘口气。

此后，每天参加活动回来，我尽快走进厨房，接下施老师手中的活，请她在旁边椅子上坐一坐。厨房里要干的活太多，她哪能闲得住？我帮着切菜，她马上去洗碗、摘菜叶，一刻也不消停。厨房活很累人，我切几大盘卤牛肉，还没切完，手掌就打起水泡，两条腿直打弯，恨不得一屁股坐下来。与她熟悉后，方知施老师是中国名校建筑系毕业的留学生，先生去世后，一个人居住在巴黎，因蓝窗民宿主人找不到愿意远道而来帮他做中外餐的人，施老师听说要接待海外华人作家，挺身而出，让我们这群华人作家吃上地道的中国餐。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，这是一份多么难得的深情啊！

我们即将离开法南的前一天晚上，几十位作家在民宿大院里聚餐，唱卡拉OK。大伙饮酒欢笑、引吭高歌。施老师坐在最前面一排，距离我很近。她对我说：听说你在与小镇村民联欢会上唱过歌，大家都说你唱得很好听，今天也唱一首吧。她说话时，面容很慈祥而温暖，眼睛里饱含着期待。她的一口四川乡音，让我听到一种很熟悉的语音；我察觉到她的眼睛里有我熟悉的某种神情。我急不可待地顺着她的声音和眼神，在记忆里寻觅。我找着，找着，很快找到了。我发现那是来自我的母亲。施老师是四川人，我母亲也是四川人。看到施老师，我想起了我的母亲，想起了故乡。我感觉自己在漂泊的人生旅途中，在没有根的跌宕旅程里，找到一份慰藉。我的心底油然而生出一份对故乡无比的思念之情。

唱一首“故乡的云”吧。我听到了心底的呼唤，拿起麦克风，深情地唱起那首思乡的歌。“归来吧，归来哟，天涯游子……”我唱着唱着，看到施老师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，我也不由得有一汪泪从心底涌出。我在心里对她说：施老师，这是我送给您的歌。

那晚曲终人散，施老师离开时已经过了晚上11点钟。看着她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的背影，我默默地感激她。我在心里对她说：施老师，您已经77岁了，不顾年迈，千里迢迢来到法南，如果不是因为您内心对中华文化充满了爱，您何以会如此含辛茹苦，每天给我们烹调。在您的每一盘菜碟里，我能够品尝出您的情怀、您对我们的关爱和对祖国无比深切的真情。在您带着包裹、拖着餐椅走来的身影里，我感受到，是您用爱在哺乳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亲人，您用真情在为弘扬祖国的文化奉献着您生命的余热和心力。



东坡文气泽后人

刘一骄

赏忠厚之至论》，就以高旷清逸的文风震动了主考官欧阳修。欧阳修对他称赞不绝：“此人可谓善读书，善用书，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。”苏轼的文章推动了北宋文坛的进步，如“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”，诗词也是千古一绝。他的学识在一生中不断丰富完善，受到了多家思想的影响。他的诗作既有宋代哲理诗的理趣，也有天马行空的浪漫主义色彩；既有心怀苍生的鸿鹄之志，也有超然物外的逍遥神思。

苏东坡的全才并不只在诗词散文、书法绘画，不论农业、水利、医药、经学、军事、音乐、烹饪还是养生，他都登堂入室，颇有造诣。

厅厅上方的牌匾写着“文献一家”，称赞三苏一家文辉耀古今。迈出厅门，迎面是一座大殿，殿内有3座神龛，正中红衣塑像是苏洵，苏轼和苏辙则紫衣供奉于一右一左。

殿中高悬3块牌匾，中为“是父是子”，右为“文风鼎盛”，左为“文章气节”，是清乾隆年间题写的。在殿门和殿内的立柱上，挂有3副对联，称赞苏门父子的文品与人为后世表率。

寝殿之后，一处四合院内，四方木质栅栏围圈的地面，是一口石井。井口用6块白石砌成，石表覆盖了一层细密的青苔。往井内看去，水位并不很深。井旁的泥潭里有一截低矮的枯木，枝条都已不在。这两个景致名叫“苏宅古井”和“黄荆树”，由于明末战火，古井成了苏氏故居留下的唯一遗构，黄荆树相传为苏洵手栽，也在烟火中焚毁。这千年古井和千年黄荆树后人视为三苏祠祥瑞之宝。如今，黄荆树也从土里抽出了细长的枝条，老树外的新枝蓬勃地生长着许多锯齿状的绿叶。

在启贤堂背后，林木环绕的空旷广场内，

庄园苍木合围，坐落在四围眉山的一隅钟灵毓秀处。在庄园门口驻足望上，门上的青瓦飞檐翼然出于翠叶之间。大门洞开，上挂黑匾一块，金字赫然写着“三苏祠”。

这座祠堂历史悠久，从落成开始，历朝历代的官员都曾修葺扩建。读书人把它奉为圣地，在这里寄托治国平天下的志向。当地人也以此为荣，希望文豪的灵气能滋养后人。祠堂古迹在明末一度毁于战火，在清代之后又湮灭重生。如今，“三苏祠”蜚声海外，游人纷纷前来参观瞻仰。

三苏祠庭院里有两株高大的古银杏树，有700年的树龄，枝条很长，青绿的树叶一簇一簇撒布一般在空中飘动，阳光像碎玉一样撒下来。黑黢黢的树干极粗极高，像要长到天上去。苏轼生于1037年，在1101年逝世，到今天将近千年了。一千年间，苏东坡作为中国文人的典范被一代代人推崇。从学识来看，苏轼20岁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的殿试乙科，打破了北宋科举纪录，但他与弟弟苏辙进京崭露头角，让当朝皇帝宋仁宗赞叹不已，“为子孙觉得两个太平宰相。”除了科举考试的好成绩，他还是一位全才式的人物。在当时，他是文坛领袖，在后世，他是唐宋散文八大家。苏轼参加科举殿试所写的策论《刑